

读周作人《关于命运》的感悟

姜舟林

谈及周作人,总绕不开“小品文之王”的名号,作为五四时期“言志派”散文的代表人物,他最擅长把极宏大、极玄奥的命题,揉进日常化的“闲谈”里,文字永远像一杯温苦的茶,没有激烈的锋芒,却总在浅淡的叙述里藏着对世情的洞见。《关于命运》便是最典型的例子——这篇写于1930年代的短文,全篇不过千余字,没有口号式的呐喊,也没有刻板的说教,只以老友闲谈般的松弛语气,把命运这个被古往今来无数人争讼不休的玄之又玄的话题,拆解成了人人可感的日常,读来只觉平实恳切,没有半点架子。

文章开篇他便说:“我是不相信命运的,但也觉得有好些事情是不可解的。”这话初读觉得矛盾,细想才懂是他一贯的通透。在中国的传统语境里,对待命运向来是两种极端论调:旧时儒生把“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奉为主臬,遇事总爱往“命数”里套,失了进取的心气;近代以来受进步思潮影响的激进青年,又总爱喊着“人定胜天”的口号,把一切境遇不如意都归咎于个人不够努力,反倒落入了另一种偏执。

周作人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不肯走任何一种极端,只坦诚地说出多数人不肯承认的真相:人生在世,总有些事是人力难及的。这种“不可解”,不是迷信里的命由天定,而是现实里的无常

和偶然。比如他文中提到的乡邻,一生勤恳劳作,每日天不亮就下田,省吃俭用半辈子才攒下十几亩良田,临了却因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失了所有田产,半生心血付诸东流;又比如清末的旧友,满腹经纶,从十几岁起考科举,次次都差几分临门一脚,待到年过四十终于心灰意冷,偏巧赶上科举废除,新办的学堂正缺懂旧学的先生,他反倒靠着一手烂熟的经史在学堂谋了差事,日子过得比中了举的同辈还安稳。这些细碎的例子,没有惊涛骇浪的传奇,没有戏剧化的大起大落,都是身边随处可见的普通人实打实的人生,也因此更见分量——原来所谓“命运”的吊诡,从来都藏在最平凡的烟火里。

最动人的是他对“命运”的态度,他在文中直白地说:“就算真有命运这东西,也该当它不存在才好。”这话不是自欺欺人,反倒是最实在的处世哲学。他不主张人困在“命定”的桎梏里自怨自艾,遇着挫折就拿“命该如此”当借口,不肯再向前多走一步;也不鼓励人盲目的逆天而行,撞了南墙也不肯回头,非要和不可控的世事死磕到底,最后落得遍体鳞伤。他给的出路很朴素:尽人事,听天命。把自己能掌控的部分做到极致,剩下的那些人力不可及的无常,就坦然接受。就像他自己,一生风波不断,从五四时期的

文化热潮,到后来的时局动荡,外界的喧嚣从未断过,他却始终守着案头的纸笔,读书、写文、译书,哪怕在最乱的日子里,也能沉下心写草木虫鱼,谈生活琐事,把日子过成了冲淡的散文。这其实比一味鼓吹“反抗命运”要难得多:喊着“我命由我不由天”是少年人的意气,只要有一腔热血就能做到;但认清世事的无常,知晓人力的边界,却还愿意认真把当下的日子过好,却是看透世事后的清醒,是属于成年人的坚韧。

读罢全文才懂,周作人谈的哪里是命运,明明是普通人的生存智慧。他这篇短文之所以能穿越近百年的时光,到今天读来还觉得戳人,恰恰是因为他写的从来不是什么高深的哲学道理,而是每个普通人都会遇到的人生困境:努力了却没有结果,付出了却没有回报,计划好的路突然走不通。这些时候我们总爱问一句“是不是命”,但周作人告诉我们,其实不必纠结于“命运是否存在”这种无解的命题。信命,不是让你躺平什么都不做,等着天上掉馅饼;不信命,也不是让你非要和所有事对着干,撞得头破血流。只需像他说的那样,“过好当下的日子,做该做的事”,好好工作,认真生活,对身边的人多一点诚意,对未知的事多一点坦然,你怎么做,你怎么活,本身就是对命运最好的回应。

记忆中的战友情

王长江

今年“八一”建军节,回望峥嵘从军岁月,军营里一幕幕往事,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

我的第一任新兵班长来自通信连,是安徽金寨红色老区的,岁月久远,名字记不清了,只记得他身形瘦高,待人十分热忱。年纪尚小的我初到军营时常想念家乡,班长时常嘘寒问暖、耐心开导,让我很快适应紧张有序的军营生活。连队开展复普教育不久,老班长服役期满,光荣退伍。

第二任新兵班长由特务连选派,是侦察兵出身,体格壮实。训练间隙,他常常给我们讲述对越前线的战斗故事,新兵们听得入神。他还拿出战场上缴获的越军绿色塑料圆军帽、越南银行纸币给大家看,每每都让我们备感振奋。没过多久,这位上海籍班长也告别军营。第三任新兵班长来自我们高机连,对新兵悉心照料,在当年年底也退伍离开了连队。

1980年2月,历经3个月新兵集训,我们30余名新兵正式分配到连队各个班。在众多战友里,二排五班班长蒲文顺令我终生难忘。他1976年入伍,为人憨厚质朴,待我格外关照。刚分到五班时,我身体素质偏弱,投弹、单杠等军事科目成绩不理想,不少科目未能达标,成了班里训练中的“老大难”。蒲班长常常利用晚间休息时间单独为我加训补课,经过多日的刻苦练习,很快我的

各项军事科目顺利达标。

五班的战友,至今历历在目。副班长高杏武,河南洛阳偃师人;一枪手冯全文,广东茂名高州人;三枪手巴出,来自四川康定,就是《康定情歌》传唱的地方。巴出是藏族战友,1978年入伍,刚入伍时识字不多,名字还是连长、指导员为他起的。他性情直率刚烈,相处投缘便能赤诚相待,一言不合也容易翻脸,日常不拘小节,偶有违纪。连队领导一度打算安排他当年底退伍,巴出内心不舍军营,不愿脱下军装。团里了解情况后,撤销了他的退伍安排。此后,巴出主动申请到连队喂猪,脏活重活抢着干,后来光荣入党,并荣立三等功。

二排长靳合新住在五班,1975年入伍,河南南阳西峡人,之后升任副连长、军务参谋,在37师晋升营职干部,转业后回到南阳地方工作。一路走来,同班战友、连队首长给了我很多帮助。正如《战友之歌》所唱:“战友战友亲如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你来自边疆他来自内地,我们都是人民的子弟。”这份同甘共苦的情谊,朴实而真挚。

军旅生涯中,一段抢险经历令我们备感荣光。1981年7月,高机连奔赴重庆市中区粮库执行抗洪抢险任务。初到现场,大家还挑选高地行进,洪水很快持续上涨,战友不顾危险,接力搬运大

米、绿豆等各类粮食向高处转移,眼见水位不断攀升,上级下达命令,使用砖块、水泥封堵粮库大门。抢险任务圆满完成后,时任四川省委书记谭启龙亲临一线,看望慰问驻渝抢险官兵,不少战友立功受奖。

1981年秋季,我从111团调到13军教导大队,负责学员后勤保障工作,先后在三中队、二中队服役。教导大队主要从事连排级干部军事业务培训,当年许多学员后来成长为营长、团长,有的走上师级领导岗位。在教导大队服役期间,我结识班长周文彬、战友钱云飞、文书胡德元、炊事员赵陆军,还有同乡司务长陈言宗等人,战友间相处得都很融洽。

1983年,我告别军营、惜别战友,退伍回到家乡淮滨。军营磨砺教会我许多书本难以学到的知识,同时也拓宽了眼界、淬炼了心性,并提升了人生格局。多年从事新闻宣传工作,我多次获评县、市、省及国家级优秀新闻工作者。所有成长与收获,都离不开部队的培育与教导,我心中始终感念军营、感念各级首长的培养。

退伍回乡之后,我曾几次重返二故乡——重庆,回到老部队寻访,见到不少老首长、老战友。大家围坐一堂,追忆训练场上的点点滴滴,重温火热军营时光。那些军营往事,深深镌刻心底,成为一生最珍贵的回忆。

诗

品时空

立秋记

温青

一个人的秋天
必有一些事物抛开籽粒
在大地之上
又一次看魂魄离去
季节在行走中如此惆怅
它弯腰低头的样子
是一抹浮云即将落地

辽阔的时候
所有的飞翔都不知高低
逼仄的时候
所有的绿色都通晓枯萎

走向下一季的人
把路过的景色裁剪为风衣
或任由落叶包裹
在人间继续隐藏自己

武胜关

余彤彤

堪积天下奇险的关隘
扼控江淮交通咽喉
桐柏山是你的左膀
大别山是你的右臂

曾几何时
你嶙峋的身影
在硝烟弥漫的烽火中
一次次残断裂痕
又一次次稳稳站立

弹指一挥间
雄心砌就,力量铺成
关城下,高铁又从隧道穿过
关城上,高速公路迤迤延展

每一块石头都记得
那面旗帜,是怎样
从血泊中跃起——
大别山的骨骼
是怎样在关隘中拔节
红色的血脉
至今仍在群岭中奔涌
撞击出钢铁的回声

历史在这里深呼吸
车马声从未停息
如今,我甩出脚步上的尘土
封住关隘的又一处裂缝

西江月·立秋

江声中

柳岸蝉声低诉,
荷风自抱清柔。
霏霏细雨润平畴,
稻菽微黄初就。

阶底蛩声淡淡,
遥天云影浮浮。
沙汀白鸟自绸缪,
满目层林碧透。

